

“军事情报学国外原文著述选”书系 • 张晓军 主编

美军情报条令导读

**A GUIDE TO INTELLIGENCE DOCTRINES
OF THE U.S. ARMED FORCES**

任国军 编著



©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事情报学国外原文著述选” 书系

张晓军 主编

美军情报条令导读

**A GUIDE TO INTELLIGENCE DOCTRINES
OF THE U.S. ARMED FORCES**

任国军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军情报条令导读/任国军编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3. 6

(军事情报学国外原文著述选)

ISBN 978 - 7 - 80237 - 610 - 6

I. ①美… II. ①任… III. ①军事情报—情报工作
—条令—美国 IV. ①E712.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4258 号

书 名: 美军情报条令导读

作 者: 任国军

责任编辑: 张大禾 邢 扬

封面设计: 谢 琼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610 - 6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定 价: 24. 50 元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储运部联系(010-66767383)

“军事情报学国外原文著述选”书系

总 序

张晓军

引进国外的理论成果，既可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建设积淀，也有助于我们及时、准确地跟踪国际前沿理论发展动态。

对于研治军事理论的学者而言，研读外文原文是了解国外最新研究动态、拓宽学术视野的必由途径之一；而军事情报学作为新兴的研究生与学位教育学科，又急需编著一批外文原文教材。有鉴于此，我们编选了这套“军事情报学国外原文著述选”书系。

本丛书的出版，将为研治外国军事、战略学、军队指挥学，尤其是军事情报学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大学生，提供一套系统的原文读本和教材；同时，还可为历史学、美国学、国际政治、管理学、领导科学等领域，提供一些新鲜的研究素材和别样的研究角度与思路。

本丛书以美国出版的英文文献为主，主要包括《美国军事情报文选》《美国军事情报著作选》《美国重要情报法规选》《美国重要情报人物传记选》等。

此外，丛书还将视情况收录其他语种的情报著述选本，如《俄罗斯军事情报文选》等。但限于国情和体制的不同，其他国家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大量的、成系统的情报著作或官方文献，所以我们在编选时，自然也不能像美国著述选本那样系统、全面。

是为序。

2006年11月

序 言

张晓军

“‘军事情报学国外原文著述选’书系”的前两部——《美国军事情报文选》《俄罗斯军事情报文选》早在2006年就已付梓。按照我们的计划，这套丛书原本是要在两三年内出齐的。之所以延宕至今，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时间和精力有限。前两本书付印之后，总部的“军队院校教学工作评价”就在全军各院校铺开了。作为我们学院的“迎评”试点单位和重点学科，我们专业的所有人都全身心投入了“迎评”这一使命工程，包括编著这套丛书在内的多项学术研究计划也就被暂时搁置了起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挤出时间把“迎评”前就已部分完成的《美国军事情报著作选》接续着整理、校勘完毕，并于2009年交付出版。

二是编写要求有变。前几本书出版之后，各方读者的反映都比较热烈，对我们的编写思路、素材选取、体例设计等也较为满意，但同时也在选材读本的内容系统性、理论代表性、语言难易度等方面对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更高的期望。鉴于此，我们在“迎评”结束重新启动“书系”编写工作时，对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重点强调，并要求各位编选者充分考虑不同读者的不同阅读需求，对所选素材的语言点、知识点等略加说明，尽可能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以便读者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选材内容的理解和吸收上。这些新要求、新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编写进度。

三是学术积累有待进一步夯实。正如我们在“总序”及前面几本书的“序言”中所反复提及的那样，我们的军事情报学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国内的学术积淀还不够深厚，对外来理论的借鉴和汲取也较为薄弱，很多工作都需要我们从零开始，这套丛书的编写更是如此。尽管呈现给读者的每本书都不是很厚，选材内容也不是很多，所撰写的评论、导读性文字也不是很长，但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经过“广泛搜集、阅读—认真消化、

吸收—形成思路、提纲—选取素材、撰写评论”的数轮循环，以及短则一两年长则五六年的教学应用实践，方才完成的。此前出版的几本书莫不如是，今后即将出版的剩余几本也同样如此。

具体到手头的这本《美军情报条令导读》，我认为它是“一顿晚来的好饭”。说它“晚”，自不必再多言。说它“好”，一方面是因为它较好地落实了新的编写要求，较好地满足了读者的新期待；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较为充分地反映了我们学科点近几年在紧密跟踪国际军事情报理论前沿、深入推进专业内涵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新进展。可以说，《美军情报条令导读》是我们长期以来所一直坚持的“前沿、实用、凝聚”教学科研传统的又一成果体现，即：充分反映军事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国际发展前沿、代表国内的先进水平（“前沿”），对现实工作、院校教学和专业建设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实用”），围绕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持续跟进、长期经营、追求“专深”、集腋成裘（“凝聚”）。

关于前两点，本书作者已经在“编写说明”部分做了较为充分的解释和论证，我就不再赘述了。关于“凝聚”问题，我还想再啰嗦几句。我一直认为，能否做到“专、深、凝聚”，既是衡量一本书、一门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个学者甚或一个学科点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我都是用这个标准教导学生，也劝诫自己的。在我的学生中，任国军在这方面是比较令我欣慰的。

自读研时起，任国军就跟着我做了一些涉及美军情报及相关条令、法规等的科研项目，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也都是与美军情报条令问题紧密相关的。工作之后，我们还一起合作过数个与美军情报条令相关的高级别课题。从前年开始，他还在导师组的安排下为硕士研究生增开了“美军情报条令研究”课程，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他在该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编写、修订而成的。应该说，这本书既是我们专业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是他连续在该领域开垦近十年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然而，正如作者在“编写说明”中所言，“就我们的研究视线所及，这是国内就美军情报条令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的首次尝试”，加之作者的阅历和学养所限，本书的错误和失当之处在所难免。这里，我就以本书审校者的身份，同时也代表他，说一句——

敬请批评斧正。

2012年7月10日
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编写说明

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同时也是战争实践最丰富、军事理论研究最活跃的国家，美国十分重视作战（战斗）条令在军事力量建设、使用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战争实践、作战经验和理论研究指导条令的制定与实施，以条令的制定与实施牵引军事力量的建设、使用和发展，再以军事力量的建设、使用和发展丰富战争实践、更新作战经验、促进理论研究，已经成为美军的通行做法。

编写一本《美军情报条令导读》，以“总体概貌描述+原文摘选导读”的形式将美军情报条令的基本情况介绍给国内学者，使我们的同路人尤其是相关学科的初学者更快捷、更方便地入门，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夙愿。在这本小册子即将付梓之际，我们想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说明。

一、编写目的

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努力实现丛书主编张晓军先生的第一个期待——满足教学急需、填补教材缺口，为我们的研究生、本科生教学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原文读本。但随着研究、编写过程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这本小册子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张先生的另一个期待——为相关学科及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一些新鲜的研究素材和别样的研究角度与思路”。这是因为我们在研读、思考的求索过程中，发现了这么一个公式：美军情报条令 $\approx$ 美军情报理论 $\approx$ 军事情报理论。换言之，《美军情报条令导读》的编写是一个“以管窥豹”的绝佳路径，即：通过研读美军的情报条令文本，可以了解美军情报理论的发展动向，进而把握军事情报理论的普遍规律和发展趋势。

为什么说“美军情报条令 $\approx$ 美军情报理论”？或者说，为什么美军的“条令 $\approx$ 理论”？与我们头脑中对“条令”的刻板认识不同，美军认为“条

令”(doctrine)是“军事力量采取行动支援国家目标的基本指导原则”^①,是“作战理论最基本的载体”^②,“集中体现美军的作战思想和作战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军的建军思路和做法”^③。同时,作为军事法律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条令“以军事法的形式确立先进的作战理论和样式,对军事行动具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作用”。这些条令“不仅体现了新的作战思想,而且也融合了美国军事法律的传统和创新因子,具备了高度的开放性和自主性,有效而成功地支撑着美军的军事管理和作战实践”^④。也就是说,美军的条令不仅是其作战理论的主要载体、作战理论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而且也是一种法规性质的“权威性指南,各级部队在实施军事行动时必须严加遵循”^⑤。

作为一种法规性质的理论载体,美军条令所反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战理论或军事学说,而是科学化、系统化程度最高,最成熟、最实用的军事理论。这是因为,条令是用于指导战争的,而战争是关乎国家兴亡、将士性命的,必须是那些经过战争检验的最实用、最有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成果才能进入条令。也正因为如此,美军才会认为条令“居于战争的核心地位,代表着发动战争、赢得胜利的主要观念”^⑥,并明文规定条令是“战争原则、战役法、成功遂行军事行动的作战设计原理、利用己方优势打击敌方弱点的现实经验和教训等久经检验的军事原则的具体表现”,是各级指挥官“思考与组织部队、从根本上塑造军事行动思维与训练方法的基础”^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条令≈理论”、“美军情报条令≈美军情报理论”。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说“美军情报理论≈军事情报理论”呢?

①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Washington, D. C.: GPO, 12 April 2001 (As Amended through 4 March 2008), p. 169.

② 董鸿宾、赵学东:《美军作战理论近期发展简述》,载《外国军事学术》2004年第1期。

③ 黎毅:《美军条令体系及其特点》,载《外国军事学术》2005年第8期。

④ 朱莉欣:《从联合条令看美国军事法的发展和创新》,载《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0年第6期。

⑤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struction (CJCSI) 5120. 02A: *Joint Doctrine Development System*. Washington, D. C.: GPO, 31 March 2007, pp. A-1 ~ A-4.

⑥ 出自美国空军前参谋长柯蒂斯·E. 李梅(Curtis E. Lemay)将军之口。转引自:Major General Irving Brinton Holley, Jr., “Concepts, Doctrines, Principles: Are You Sure You Understand These Terms?,” *Air University Review*, Volume 35, Number 5, July - August 1984, pp. 90 ~ 93.

⑦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Vision 2010*. Washington, D. C.: GPO, 1996, p. 29.

这是因为在军事情报理论研究领域，美国是成果最丰富、研究最深入、理论最成熟，同时也是资料最充足、最公开的国家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初步完成信息化条件下军事情报理论建设并付诸实践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该领域对美军的研究，其意义远大于专国军事研究的意义，更多的是对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军事情报理论与实践一般规律、普遍特点的把握。

二、编写意义

我们编写这本小册子的最主要的意义，其实已经在“编写目的”部分讲得比较清楚了。除此之外，就我们的研究视线所及，这还是国内就美军情报条令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的首次尝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填补国内学术空白的作用。

具体而言，本研究以美军情报条令文本及其他官方权威文献为主要依据，首次就美军情报条令体系的历史沿革、体系结构、现实面貌、基本框架、主要特点等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的研究、分析与总结，较为准确地回答了美军情报条令体系“是什么”这一问题。这种努力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全面地理解与把握信息化条件下军事情报条令体系建设的一般规律和本质特点；对于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情报条令体系，解决信息化条件下我军情报力量建设、使用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实践价值。

美军情报条令体系的建设、发展与完善，经历了一个并不算很长的历史进程，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相对完整、层次较为分明、内容较为齐备、更新比较迅速的情报条令体系。关于美军不同层级、不同军种情报条令的体系沿革、基本结构、主要特点等内容，我们将在正文的相应章节中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处仅就美军情报条令的总体特点略作分析，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各章节的主要内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特点同时也是美军其他条令所普遍具有的，只是在情报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

（一）发展历史不长，但建设速度很快

除陆军条令的历史略长之外，美军其他各军种的作战（战斗）条令大多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制定并完善的，而统管全军的联合条令则更是近20多年才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军并未颁行过专门的情报条令；直到1984年美国陆军颁布第FM 34-1号野战

手册《情报与电子战行动》(Field Manual 34-1: Intelligence and Electronic Warfare Operations), 情报问题才首次以独立姿态正式进入美军条令系列。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美军参联会开始在 (多) 军种情报条令的基础上, 以 “2” 系列联合出版物 (Joint Publication, JP) 的形式制定、颁布并实施适用于各军种的联合情报条令。之后, 美军的情报条令体系建设开始驶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 “快车道”。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美军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联合情报条令、(多) 军种情报条令及相关条例、指令等配套文件组成的完整体系。

(二) 结构相对完整, 层次较为分明

目前的美军情报条令主要分为联合条令和军种条令两个系列, 每个系列又都可以分为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级。其中, 以参联会 “2” 系列联合出版物为代表的联合情报条令适用于各个军种, 是美军情报条令体系的支柱; 以各军种的 “2” 系列条令出版物, 包括陆军 “2” 系列野战手册 (Field Manual, FM), 空军 “2” 系列条令文件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AFDD), 海军及海军陆战队 “2” 系列条令出版物 (Doctrine Publication, DP)、作战出版物 (Warfighting Publication, WP), 海岸警卫队 “2” 系列出版物 (Coast Guard Publication, CGP) 等为代表的军种情报条令, 是各军种根据各自的功能和特点而制定的、仅适用于本军种的情报条令, 是美军情报条令体系的基础和主体; 与情报相关的其他条例、手册、指令、指示等, 则是美军情报条令体系的有益补充。

在美军的情报条令体系中, 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别——多军种条令。美军规定, 由相应的军种参谋长 (或其指定代表) 批准的、适用于两个或多个军种作战行动的条令文件, 被称为 “多军种条令”。这些多军种条令不得与已获批准的联合条令相矛盾, 且必须指明其适用的军种。例如, 美军于 2002 年 3 月颁布的第 3-01. 16 号陆军野战手册《战区导弹防御战斗空间情报准备多军种战术、技术与程序》(Multiservice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Battlespace) 就是一份适用于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的多军种出版物, 它同时也是第 2-12. 1A 号海军陆战队参考出版物 (Marine Corps Reference Publication, MCRP)、第 2-01. 2 号海军战术、技术与程序 (Naval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NTPP)、第 (I) 3-2. 36 号空军战术、技术与程

序 (Air Force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AFTTP)。

(三) 内容较为齐备, 更新比较迅速

“美军条令体系涉及了作战理论所必需的所有要素, 从总体指导性的基本理论到具体行动的组织和实施细则, 全面反映了美军应对当前‘威胁’和处理各种应急事态的思路和措施”^①, 其情报条令体系也同样如此。以联合情报条令为例, 美军现行的 5 部联合情报条令不仅对美军情报工作的基本理念、指导思想、核心原则、实施过程、组织制度、技术系统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整体规划和部署, 而且对各级各类情报机构的主要职责、基本任务、相互关系, 以及地理空间情报、反情报、人力情报、目标选择与打击、作战环境情报准备等美军情报工作的主要功能领域作出了极为明确的规定, 基本涵盖了美军情报工作的所有主要内容。

除内容完备外, 美军情报条令体系的更新速度也非常快。仍以联合情报条令为例。自 1991 年试行版第 2-0 号联合出版物《联合作战情报支援条令》(Doctrine for Intelligence Support to Joint Operations) 颁布以来, 美军已先后颁行或修订的联合情报条令已达 15 部 (截至 2012 年 1 月), 平均一年多就有 1 部情报条令文件出台。进入新世纪, 尤其是“9·11”事件以来, 美军联合情报条令体系建设更是呈现出一种加速发展的态势: “情报”系列联合出版物的颁行速度达到了年均 1 部, 伊拉克战争以来更是达到了半年多 1 部, 有时甚至一年推出两部。目前, 所有 5 部联合情报条令文件均已经或即将完成修订工作。

除上述这些特点外, 美军 (情报) 条令还有一个独有的特征: 不只有枯燥生硬的条款规范, 而且有全面深入的理论阐释; 不仅规定如何做, 而且分析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 美军的 (情报) 条令文件不仅仅是军事法规, 而且还是一个“系统阐述美国军事理论的完整体系”^②, “可以为军事组织提供共同的哲学、共同的用语和共同的目的, 从而实现其各项工作的统一”^③。也正因为如此, 美军的 (情报) 条令文件并不像我们常见的军事法规那样全部都是条款, 一条规定接着一项规定, 而更像是一部学术著

① 董鸿宾、赵学东:《美军作战理论近期发展简述》, 载《外国军事学术》2004 年第 1 期。

② 黎毅:《美军条令体系及其特点》, 载《外国军事学术》2005 年第 8 期。

③ 出自美国陆军乔治·H·戴克 (George H. Decker) 将军之口, 转引自: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1, *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GPO, 14 May 2007, p. I-1。

作,既有结论性的条款规定更有解释性的理论分析。同时,美军的(情报)条令文件在形式上也非常生动,配有很多的插图、表格、图示、案例等解释、说明性内容,有些案例甚至还带有相当的感情色彩;美军甚至明文规定条令文件的“每一章都必须以箴言警句作为开篇语”^①。这样的安排和规定,不仅使美军的(情报)条令文件“生动而又具有吸引力”,而且“体现了立法者对法律适用对象的一种尊重,令人亲近、信服,能更好地引导法律适用者接纳和遵守条令内容”^②。

当然,美军的情报条令体系尚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相互之间不完全兼容,甚或互有龃龉之处,各军种情报条令发展不平衡、特色不鲜明,有些地方规定得过于笼络、可操作性不强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各章节的导读文字中进一步加以说明,读者也可以从我们所摘选的美军情报条令原始文本中非常明显地体会出来,此处就不再赘述。

三、编写体例

本书的主体内容按照美军情报条令的体系结构,共分为联合、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6个单元,每个单元又分为基本情况概述、摘选导读、原文摘选3个部分。下面,就编写过程中的体例安排、选编原则等相关情况加以说明。

(一)设置这6个单元,既切合美军情报条令本身的体系结构,也涵盖了美军不同层级情报条令的主要内容,完全可以帮助读者初步把握美军情报条令的基本面貌。

(二)“基本情况概述”部分对不同层级、不同军种的美军情报条令进行了宏观描述,包括各自的发展脉络、演变历程、现实状况、主要特点等内容,有助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美军各级各类情报条令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三)“摘选导读”部分既是对我们为什么摘选相应原始条令文本的解释、说明,也是对“基本情况概述”部分的进一步延伸,同时还是读者进行扩展阅读的“指示器”。

(四)“原文摘选”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和特色所在。在这部分内容的选

^①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struction (CJCSI) 5120. 02B, *Joint Doctrine Development System*. Washington, D. C.: GPO, 4 December 2009, p. E-9.

^② 朱莉欣:《从联合条令看美国军事法的发展和创新》,载《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0年第6期。

取上，我们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代表性，二是时效性，三是完整性。即：尽量摘选美军联合及各军种现行情报条令中最具本层级或本军种特色，或前后对比变化最大、最能反映其发展趋势的完整章节，以便真正收到“以管窥豹”之效，使读者一册在手即可较为全面地了解美军情报条令体系的整体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的摘选范围只限于美军情报条令的主体部分，即美军参联会的“情报”系列联合出版物及各军种的系列情报条令文件，其他相关的条例、手册、指令、指示等则不在选取范围之内。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与反映美军情报条令文件的原始面貌，除个别插图外，我们基本未对所选原文材料进行任何其他改动。

（五）为了给读者尤其是初学者的阅读提供方便，我们对“原文摘选”部分的语言点、知识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解说明，并在书末附上了“缩略语表”。此外，我们还为每个章节配备了数量不等的“思考题”，以便读者能够更准确、全面地把握所选章节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个“编写说明”，行文至此本已可以结束，但作为一个关注外军（尤其是美军）情报条令、关心我军情报条令发展状况的研究人员，还是想就国内外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研究与发展局面再说几句话。

正如前文所述，美军情报条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较为清晰、内容相对齐备的完整理论体系。同时，在编写、制定与完善情报条令体系的过程中，美军联合条令中心（Joint Doctrine Center, JDC）、联合作战中心（Joint Warfighting Center, JWFC）、联合部队司令部（U. S. Joint Forces Command, USJFCOM）及各军种的情报、条令部门，还出台或公布了数量不菲的调查报告、研究总结、情况汇报等官方文件。此外，以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DU）、国家情报大学（Nation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NIU）等为代表的美军院校和教育训练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等思想库或国防承包商，以及武装部队通信与电子协会（Armed Forces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AFCEA）、情报军官协会（Association for Intelligence Officers, AFIO）等学术研究团体，也均不同程度地参与美军情报条令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大量与之紧密相关的著作、报告、教材、课件、学术文章、学位论文等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

参联会主席、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国防情报局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 局长等美军高官,还多次发表过与情报条令制定、实施等相关的讲话、文章、备忘录等;美军国防大学主办的《联合部队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 JFQ)、国家情报大学主办的《国家情报杂志》(National Intelligence Journal)、泰勒与弗朗西斯 (Taylor & Francis) 公司主办的《情报与国家安全》(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军事情报兵种协会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rps Association, MICA) 主办的《先锋》(Vanguard) 等专业期刊,也刊登过大量与美军情报条令体系建设相关的评论、文章,美国陆军情报中心与学校 (Army Intelligence Center and School) 主办的《军事情报专业公告》(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 Bulletin) 甚至还推出过专门研究情报条令问题的特刊。

反观国内,虽然条令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一直是我军有关部门和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但具体到情报领域,则表现出了实践经验不够丰富、理论研究不甚活跃的问题,对外军尤其是美军相关实践经验及理论成果的研究也不够深入。截至目前,除课题组成员的几篇拙作外,我们极少发现公开出版(发表)的系统研究外军情报条令体系问题的著作、报告或文章。这与外军情报条令体系建设实践上的相对领先和理论上的相对深入形成了强烈反差,也无法适应现代战争对我军情报条令体系建设的要求。我们这些从事相关领域现实工作和理论研究的人,有责任更有义务以实际行动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引向深入。希望我们这本不成熟的小册子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把更多更有水平和能力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吸引到这一领域,共同把这一事业推向前进。

最后,我们要再次向张晓军先生、参与课题撰写的研究生以及各位读者表示感谢。没有张先生的筹划、督促和鞭策,我们就难以找到这个如此有意义的研究选题,也根本没有毅力坚持把它做完,虽然目前这个东西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研究成果,还远远达不到先生的要求。没有魏来、喻涛、张永霞、彭著波、杜青专、陈伟、孙园园等各位学员的积极参与、配合和努力,这本小册子将难以按期完成,更无法达到目前的质量和效果。这本书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晶。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各位读者;没有各位读者的回应、斧正,我们的所有努力和愿望都将落空,这本小册子将永远只是一块“砖”!

目 录

编写说明	(1)
第一章 美军联合情报条令	(1)
基本情况概述	(1)
联合情报原则	(9)
摘选导读	(9)
原文摘选 (一): 1995 年版美军联合情报原则 Joint Intelligence Principles	(10)
原文摘选 (二): 2007 年版美军联合情报原则 Principles of Joint Intelligence	(29)
联合情报分析	(43)
摘选导读	(43)
原文摘选: 分析技巧 Analytic Tradecraft	(44)
第二章 美国陆军情报条令	(64)
基本情况概述	(64)
摘选导读	(73)
原文摘选: 全谱作战中的陆军情报流程 Intelligence Process in Full Spectrum Operations	(74)
第三章 美国空军情报条令	(88)
基本情况概述	(88)
摘选导读	(96)
原文摘选: 空军情报、监视与侦察部队的指挥、组织和使用 Commanding, Organizing, and Employing ISR Forces	(97)
第四章 美国海军情报条令	(111)
基本情况概述	(111)
摘选导读	(117)
原文摘选: 海军情报的新方向 New Direction—Future Challenges	(118)
第五章 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条令	(126)
基本情况概述	(126)
摘选导读	(131)

原文摘选：海军陆战队地理空间情报的基本问题	
Fundamentals	(132)
第六章 美国海岸警卫队情报条令	(154)
基本情况概述	(154)
摘选导读	(160)
原文摘选：海岸警卫队情报工作基本情况	
Coast Guard Intelligence	(161)
缩略语	(170)

第一章 美军联合情报条令

基本情况概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联合作战思想重新获得美军重视以来,联合作战情报支援问题一直是美国、美军情报(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JP2“情报”系列联合出版物是美军的联合情报条令,是其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理论的主要载体,它“为联合部队指挥官及其部队提供有效实施情报支援的基本原则”。作为美军“联合部队及各支援组织的所有人员必须遵循的共同条令”^①，“情报”系列联合出版物详细规定了美军联合部队各级指挥官“在军事行动情报支援活动中应该怎么想、怎么做”^②，以及“国家、作战司令部、下级联合部队的各级各类情报组织在联合作战情报支援中的职责、能力、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是“开发、审查、演练适用于不同军事行动和作战预案的强大情报资源、方法和产品的基础”^③。

美军认为，“情报”系列联合出版物“可以有效提高情报流程的效率及各情报支援组织的效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情报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联合部队指挥官为完成情报支援任务而必须依靠的情报组织的数量和层级，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情报系统为联合部队指挥官提供准确、及时、相关、适当情报的可能性”^④。

一、美军联合情报条令体系的演变历史

美军联合情报条令体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重点，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点（见表 1-1）。通过对这些不同重点和特点的比较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出美军联合情报条令体系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可以据此预测其发展趋势。同时，这种比较分析还可以更明显地透视出美军联合情报条令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凸显那些长期保持稳定的共性与特点，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规律。

①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2-0: *Joint Doctrine for Intelligence Support to Operations*. Washington, D. C. : GPO, May 5, 1995, pp. I-1 ~ I-3.

②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2-01: *Joint Intelligence Support to Military Operations*. Washington, D. C. : GPO, November 20, 1996, p. I-2.

③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2-01: *Joint and National Intelligence Support to Military Operations*. Washington, D. C. : GPO, October 7, 2004, p. I-1.

④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Publication 2-0: *Joint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 C. : GPO, June 22, 2007, pp. I-1 ~ I-2.